

Globethics Repository



吉爾松哲學史論著兩種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Zhang, Richard X.Y.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17 06:33:32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046

吉爾松哲學史論著兩種

張賢勇（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編審）

吉爾松（Etienne Gilson）著，沈清松譯：《中世紀哲學精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3月。

E. Gilson 著，陳俊輝譯：《西洋思想發展史》，臺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9年7月初版，1997年1月第二次印刷。



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常被稱為分析的時代。我們讀艾耶爾（Sir A.J. Ayer）的《二十世紀哲學》，尤其容易加深這種印象。艾耶爾此書，相對羅素那部《西方哲學史》，恰好印證了一句成語——狗尾續貂。艾耶爾對美國實用主義和分析運動過於偏愛，〈現象學與存在主義〉那章只給人作門面的感覺。比起羅素，艾耶

爾既無歷史眼光，也缺乏知己知彼的洞見，擅長的似乎僅有埋頭沙丘的鴛鴦式分析方法。目中只有分析的哲學家偏要去寫綜合性的史論，彷彿難為雪姑娘去當firefighter（救火隊員），落花流水是注定的。這段話頭，是我最近比照讀吉爾松兩本哲學史論著的中譯本時想到的。

吉爾松（Etienne Gilson, 1884-1978，或譯日爾松、紀

爾松、吉爾森)作為二十世紀「新托馬斯主義」幹將之一，主要貢獻，同馬里坦(Jacques Maritain)有別，集中在哲學史研究，尤其是中世紀哲學思想史的闡發上。吉爾松著作等身，影響最廣泛的當推*L'Esprit de la philosophie médiévale* (《中世紀哲學精神》)，¹此書上承烏爾夫(Maurice de Wulf, 1867-1947)等人中古思想



史的研究傳統，奠定了二十世紀的中世紀哲學研究的學術基礎，並將當代學術成果普及到一般讀者。此書及相關著作問世後，十九世紀被學者奉為主臬的同類研究，如P. Rousselot、B. Haureau、A. Stockl、W. Kaulich等的著作，問津者日漸稀少。²

《中世紀哲學精神》原是吉爾松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在蘇格蘭阿伯丁(Aberdeen)大學作「吉福德講座」(Gifford Lectures)時的講稿，有深入淺出、雅俗共賞的特點，成書後添加的注釋，對專家也當很有幫助，比如，譯本第一〇一至一〇三頁上的注釋十四，對中世紀的類比概念條分縷析，極為關鍵。全書結構，呈由面(從〈中世哲學與天主教哲學〉的概述與界定)到點(本體論、人論、認識論、道德論等分論)再到線(中世紀與自然、歷史、哲學等的穿插)

1. 一九三二年法文初版，一九四八年二版；一九三四年英文版*The Spirit of Mediaeval Philosophy*；一九五〇年德文版*Der Geist der mittelalterliche Philosophie*，中譯本主要根據一九四〇年A.H.C. Downes的英譯本譯出，並按照法文第二版校訂過。

2. 本書第十四章附錄(熙篤會密契論之內在一貫性)，即為回應魯瑟樂神父(P. Rousselot)而作，魯瑟樂對聖伯爾納愛的學說有所質疑，吉爾松此文則對魯瑟樂的質疑進行駁正。

的態勢，把中世紀哲學地圖上的高山陵谷、森林曠野、湖泊長川，一一勾勒出來。兩岸三地治西方哲學史或基督教思想史的人，到中世紀這一段，往往會苦於中文參考資料太少，坊間通史性的著述失之過簡（Frederick Coplestone 多卷本的哲學史是罕見的例外），《信仰的時代》（Anne Fremantle, *The Age of Belief – The Medieval Philosophers*）之類的「斷代史」又失之過淺，幾乎只能當作中世紀哲學家的小傳來讀。此書中文譯本，出自沈清松教授之手，十多年前在臺灣由國立編譯館印行，印數僅五百部，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甚少見。進入新世紀，此書轉由臺灣商務出新版（2001年3月），信能嘉惠兩岸三地學子。

吉爾松另外一本哲學史論著，則由台大哲學系陳俊輝教授譯成中文，題為《西洋思想發展史》（臺北：水牛，1989年初版，1997年第二次印刷）。這本書也是由作者的講義編輯成的，原稿是吉爾松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學年的第一學期在哈佛大學為主講「威廉·詹姆士講座」而準備的，一九三七年由紐約的Scribners出版，書名為 *The Unity of Philosophical Experience*（字面暫譯《哲學經驗之和諧》），顧名思義，明眼人也就不難看出作者暗地裏在同威廉·詹姆士較勁，詹姆士二十五年前問世的那本名著不正叫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宗教經驗之種種》）嗎？其實相映成趣的，不單單是這兩個書名，兩人代表的治學傳統也交相輝映：徹底的經驗論（Radical Empiricism）者分析宗教經驗，本身難免有「信仰的意志」（借用他另一著作名：*The Will to Believe and Other Essays*）；堅定的基督徒哲學（Christian Philosophy，書中通常譯作「天主教哲學」，有關譯名的酌定，見本書「譯序」頁XIV）的捍衛者去「統合」哲學經驗，自然也有很強的“the will to reason”。

吉爾松此書分四部，前三部分別論述中世紀、笛卡爾哲學和近代的試驗，第四部題為〈哲學經驗的本質與統合〉，談試驗、談經驗，顯然也是在哈佛、在「威廉·詹姆士講座」中的一種處境化。作者在書前的「原序」裏也暗示了這點（頁4）。在引證了詹姆士一九〇一年致G.H. Palmer信裏讚賞哈佛哲學系的學術自由和「非獨斷主義」一段話之後，吉爾松很合時宜地加以禮讚：「當非獨斷主義自我標榜說，即令獨斷主義，它也慷慨加以歡迎之際，顯然，它已臻及了登峰造極之境。」（頁5）這本著作，基本上可以看作從中世紀到近代的哲學發展簡史，粗線條來看，涉及的主要是中世紀哲學如何向近代哲學轉變，其中的兩個關鍵人物，是笛卡爾和康德，而且在作者看來，康德的作用還超過笛卡爾。

吉爾松的中世紀研究，是從笛卡爾回溯到托馬斯·阿奎那開始的；《西洋思想發展史》之後，吉爾松繼續拓展中世紀研究，晚年還同人合作過兩本近現代哲學史論著。³綜觀吉爾松一生的成就，我們得承認他的歷史地位，主要是由他在哲學史研究中的貢獻所決定的，儘管他自己再三強調哲學史研究也是哲學研究的組成部分，更願意以哲學家身份留名青史。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吉爾松的研究，我們今天才大體明白，經院哲學家並不是「黑暗時代」的「蒙昧主義者」，而且經院哲學也遠非鐵板一塊，而是包含着許多極具個人特色的思想大觀園。經院哲學至今在某些人那裏恐怕仍然頂着「煩瑣哲學」的惡名，但是比起這些人鄙夷的「一根針尖上能站多少天使？」辯難方式，唯獨依仗分析者，倒應有小巫見大巫的愧作，甚至對自己數典忘祖行

3. 《近代哲學——從笛卡爾到康德》(Modern Philosophy: Descartes to Kant, 1963)，
《現當代哲學——從黑格爾到當代》(Recent Philosophy: Hegel to the Present, 1966)。

徑，生出懊喪的痛悔來。

吉爾松所理解的中世紀哲學的精神，在下面這段話中，歸納得很扼要：「若說中世紀哲學精神，就其為建設性、創造性而言，不是別的，正是天主教哲學的精神，如果情形果真如此，那就同時肯定了中世紀是一個哲學進步的時代，而且這種進步是奠立在對一個傳統加以繼承發展上面的。」（沈譯，頁192）當然，無論是中世紀哲學也好，還是作為其精神的天主教哲學也罷，吉爾松都沒有誇大他們的重要性，因為在他看來，「任何哲學，甚至天主教哲學，無論在過去、現在、將來，都絕不會是救恩的道理中的必要因素。」（同上）在這一點上，吉爾松比馬里坦似乎更清醒。⁴關於天主教哲學的毀滅與復興，本書第十九章末尾處有所提示，對此我們卻不妨見仁見智。

關於譯本，這裏談兩點感想。沈譯文字極為清通典雅，讀來順暢無隔，可見譯者着實下過一番推敲的功夫；要說不足，是引文中（包括注釋中）的不少拉丁文詞句未出漢譯，這些詞句，在天主教神哲學院的學生，理解自然不在話下，對我們一般讀哲學的人來說，仍然彷彿天書，索解不易。陳譯的整體翻譯質量，恐怕沒多少人敢恭維，誤譯的地方並非絕無僅有，格式方面也有不少可議之處，例如各章注釋全部置於書尾，原書的書名不肯老老實實地公佈，……譯者陳俊輝教授也稱得上著述等身的聞名學者，可是此譯瑕疵之多，實累教授清名，令人徒喚奈何！

4. 馬里坦認為，托馬斯的「哲學看來是唯一具有這種力量的哲學，這種力量足夠強大和純潔，能夠有效地影響……整個文明世界；能夠使人心恢復秩序並從而憑着上帝的恩典，把世界帶回真理之路上來，而迷失了真理之路，則可能會導致世界的解體。」（《聖托馬斯·阿奎那》，第56頁，轉引自詹姆斯·利文斯頓（James C. Livingston），《現代基督教思想》（*Modern Christian Thought*，何光胤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下卷），頁767。